

“五个一工程”奖
获奖作品、
十八大献礼第一剧
同名原著小说

长篇红色青春励志小说

我们的 法兰西岁月

NOS ANNÉES
FRANÇAISES

李克威·励信婴 著

没有信仰，
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
没有信仰，
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十八大献礼第一剧同名原著小说

长篇红色青春励志小说

我們的
法三西岁月
NOS ANNÉES
FRANÇAISES

李克威 励信婴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 / 李克威, 励信婴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99-5836-1

I. ①我… II. ①李… ②励…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4139号

书 名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

著 者 李克威 励信婴
责任编辑 王雁雁 王宏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65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836-1
定 价 30.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营救周恩来	001
第二章	我叫邓希贤	013
第三章	拜访赵世炎	023
第四章	扬帆远航	038
第五章	初到法国	057
第六章	校园生活	074
第七章	郑公馆夜宴	086
第八章	为法工争权	099
第九章	罢工风波	113
第十章	做工施耐德	126
第十一章	情为何物	145
第十二章	君子和而不同	158
第十三章	鞋子和房子	174

第十四章	激烈纷争	188
第十五章	二二八游行	207
第十六章	捉尔吴鼎昌	224
第十七章	拒款大会	240
第十八章	翻身仗	254
第十九章	裸体婚礼	267
第二十章	争回里昂	281
第二十一章	智斗王俊	303
第二十二章	刺杀陈策	317
第二十三章	争取邓希贤	331
第二十四章	生死不渝	346
第二十五章	国共合作	359
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抓捕	378

第一章——1

营救周恩来

冬天的日光对于穷人来说,真如同画饼之于饿鬼,看着就觉得温暖了。但当夜幕卷走黄昏,一切终究还是回到现实。刺骨的冷意好似割破了衣袄,关节僵硬、血脉封冻,甚至不敢呼吸,生怕趁虚而入的寒意伤害了虚弱的五脏六腑。

1920年初的天津,对此天气竟似毫不畏惧,伴随着暮色降临的,是冉冉而升的华灯,欢快俏皮的笑语,昭示一个国际开放不夜城最魅惑的时刻来到了。

——但那是几条街区外的风光。

而在这边,是填满每个角落的无边的黑暗,是一阵紧过一阵的呜呜的寒风,是游魂般徘徊在街头瑟瑟发抖的穷人。一个巨大的建筑物伫立在街尾,砖墙森森,像一个冰冷的秤砣,为那边的浮华美艳做了无声的注脚。

这里是臭名昭著的天津河西监狱。“哐……哐……”刺耳的金属声响,小铁门打开,一个身穿着明显不合身旧制服的狱警缩着脖子走出来,手里的煤油灯被风吹得像风筝一般摇摆不定。

狱警就着煤油灯的微光看了看墙壁,上面贴着各式各样的标语——“惩办凶手,释放学生”、“同胞速醒,使用国货”、“爱国者无罪”……层层叠叠,触目惊心。他撇了撇嘴,发出不屑的哼哼,很快手里的小铲子用力地落在墙砖上,发出一下下“铿铿”的响声,给黑夜更添恐怖。

每一块洁白的纸片掉下来,都被寒风卷走,不沾一下地面。狱警自言自语:“嘿,这倒好,省得我再收拾。”

越来越多的纸屑在风中飘扬,毫不停留,渐渐地织成了舞动的旗帜,而一声声年轻的呐喊声,变得越来越响亮……

“国贼下台！”“释放爱国学生！”“速息内战，一致对外！”

就在这天上午，年轻的学生们举着横幅和标语、喊着口号来到直隶督军大院所在的大街上。

一个月前，亲日的山东军阀枪杀爱国人士事件，激起了京津地区学生和民众的强烈反抗，面对失控的局面，天津军警的反应竟然是无情镇压爱国运动，马千里、马骏等学生代表甚至因此入狱。一时间激起众怒，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就此发生。

此时，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几个学生，有男有女，共同的怒火在眼中燃烧，他们并不避讳男女，彼此之间紧紧地挽着手，并肩前进。

“站住！站住！再走就不客气了！”

督军大院门外的军警，挥舞棍棒，组成人墙，但丝毫没有影响学生们的勇气。领头是一个浓眉横卧、目若朗星的青年，瘦削的脸颊轮廓分明，怎么看都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美少年。但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却从身体深处发出怒吼：“我们要求对话！我们要求正面交涉！”

他将口号喊得更响，更有力。双方在大院门外形成对峙之局：结实的武器对着年轻的身体，大院楼上的窗户却依然紧闭不开。

突然，一个年幼的女孩一马当先，用旗杆挑落了一个军警的大沿帽。那军警连忙低头拾拣，忘了严守阵地的职责。众学生受到启发，纷纷效仿，顿时军警们接二连三地弯腰，当他们再直起身子时，学生们已经到了身边，不同的人混杂在一起，吼声简直要把耳朵震聋。

军警头目眼看情况失控，大声喊道：“撤！撤！关门！”

棍、棒、枪，全都舞动开来，雨点般落到学生们的身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听到沉闷的痛哼，没有一个学生发出叫喊。终于，军警们杀出一条退路，进了院子，关紧大门。学生们猛烈地摇晃大门，操起旗杆猛敲，怒火好似要把胆小鬼们通通吞噬。这时，那个领头的青年意外发现大门下的门槛留有空档，俯身就要钻进去。

“太危险了！”他身边一个漂亮的女生急迫地拉住他，这一钻进去，里面该有多少敌视的目光、举起的棍棒？性命能不能保住，也是一个问题！

青年道：“谅他们还没这么大胆子。更何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女生眼看挽留不住，咬牙说：“你去我也去！”

青年微微犹豫，这时先前挑落军警帽子的那个女孩喊了一声：“我先来！”话音未落，她已经敏捷地俯下去钻进门下的空隙，转眼只剩下半个身子还在外面。青年眼疾手快，一把拉住女孩的双腿，将她抱出来。她太小了，钻进去就是羊入虎口，在外面支援尚可，进去就太冒险了。女孩并不甘心，但和他一个对视，终于不再挣扎。青年将女孩交到身后的伙伴手中，紧接着钻进门檻，其他人迅速跟上。女孩由兴奋转为担心，瞪大眼睛看着。

片刻的寂静。

突然，“喀喇喀喇”的声音响过，里面刺出几节木棒，堵住了门槛下的空档，那上面还带着摇摇晃晃的钉子，显然是桌椅上拆下来的。紧接着里面传来一声声闷响，还有凌乱的脚步

步声。

女孩大喊：“伍豪！伍豪！山榴！念吾……”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拼命拍打着大门。突然，墙头人影一闪，那个领头的青年翻身骑上了墙头。他衣衫凌乱，头上沾土，手上还裂了一个口子，即便如此，依旧风采不改，嘴角含笑，好像穿的是皇帝的盛装！

外面的学生们看到了，发出了情不自禁的欢呼声！

青年铿锵有力的声音远远地传开了：“同学们，同胞们！我今天在这里，要为死去的、入狱的中国人说句话！我们爱国有理，反动军阀卖国有罪！我们抗争到底，必须释放爱国人士，严惩杀人凶手！我——周恩来，就算牺牲在这里，也会有人坚持下去！”

在墙内，周恩来赖以支撑的，只不过是把缺了一条腿的椅子。此时军警们正恼羞成怒地往椅子上挤，拼命去拽周恩来，一次、两次，终于拉下来了，眼看棍棒再次举起，和周恩来一起进得大门的朋友们纷纷冲过去，高喊着“警察打人！”一边以身相护。

墙外，人群继续发出暴风骤雨般的讨伐之声。

尽管已经过去了十二个小时，这些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荡。空空的风声，有着包容一切的能力。墙头上还沾着新鲜的血迹，溅得好似一朵朵英武的红花。

这时街道的尽头传来隐约的轱辘声。狱警回过头去看，进入视线的不是马车，而是昏黄的灯下两个矮小却宽大的身影。那是两个未成年的女孩，身子瘦弱，却扛着巨大的铺盖卷，径直走到眼前。

狱警戒备起来，放声质问：“谁！”

其中一个走到煤油灯的光线下，狱警疑惑地看了看，恍然大悟：“臭丫头，是你！”她分明是白天顶掉自己帽子的那个。他余怒未消，但看对方不过是一个羸弱的小孩子，心里的狐疑又占了上风：“又来闹什么事！监狱重地，不许靠近！”

女孩微微一笑，清澈的眼眸在寒风里宛若秋水，一字一顿地说：“我、们、来、坐、牢！”

“坐牢？”狱警哑然失笑，“你知道自己做错了，要向我道歉吗？”

女孩毫不退让，哼了一声：“就算让我再顶一百次你的帽子，我也照干！不过，我们现在是来坐牢的——我们进去，换人出来！”

狱警正要呵斥，又想听听她们要换的是谁，便问道：“就凭你们两个？里面可有十几个学生领袖！”

女孩料到他会这样说，咬咬牙：“好，那一个换一个，让周恩来和张若名出来！”

站在后面的女孩怯怯而坚决地表示支持：“对，换周恩来他们出来！”

狱警哈哈大笑：“反了你们，以为这是过家家吗？”他像挥舞长枪一样挥动着手里的油灯，恫吓两个女孩，“再不滚，小心我把你们逮进去！”

女孩毫不畏惧，将铺盖往地上一扔，反而笑了。言下之意是，自己就等着被逮进去，狱警还不快动手？倒要看看，是他们的监狱大，还是天津的爱国学生多！

狱警怒道：“死丫头，周恩来是你们什么人？这样没完没了的！”

话说到此，狱警觉得有什么异样，原来是之前听到的车轱辘声音消失了。他侧头一看，马车已经停在了一边。那车装饰朴实却宽敞舒适，车夫显然是训练有素的，骏马甚驯，叫停后就不再走动——这一切都在说明车主人非富即贵。这时有人从车里探出身来，上穿紫色的丝绸小袄，伸手略略抬起帽子，手指上有一个玉石扳指，在黑夜里间或闪过一道润泽的光。

那个人的声音低沉浑厚，缓缓说道：“谁在说周恩来？”

狱警早就迎了上去，待得将面容看清楚了，立即大声道：“张先生，您怎么来了！外面风大，快里面请，我这就去通报监狱长！”

这位张先生微微点头，下车的同时依然关注着两个女孩：“你们是谁？为了周恩来而来？”

在先那个女孩清清楚楚地回答：“您好，我叫邓颖超，她叫李锡绵，我们的朋友们被这群欺软怕硬的警官先生们抓进去了，我们要求用自己换出两个朋友来！”

“换哪两个朋友？”

“周恩来、张若名。”

“谢谢你们。”张先生说，“这事就交给我吧。”

邓颖超和李锡绵有些出乎意料地看着张先生和狱警进了监狱，李锡绵问：“我们该怎么办？”

“跟进去。”

两个女孩搓了搓冻得冰冷的手，溜进监狱，只剩下两卷铺盖孤零零地留在外面的街道上。



二楼的办公室里，有的是融融的暖意，全然感觉不到外面的寒冷。监狱长殷勤地沏茶倒水，奉到桌前：“张先生请喝茶稍待，我已经派人去接令爱了。”

张先生将茶盏拿在手中，但无心品茗。他随口道歉，怎么说也是自己给监狱添了麻烦。监狱长却始终微笑，尽心尽力、体贴入微。他和上级都早已得到张先生的打点，钞票在手，有什么不好谈？

张先生在办公室里踱步，走到窗前时不经意地往外一看，灰蒙蒙的天空正飘着零星的雪花，他心里不禁一动。

十八年前的今天，也下着白茫茫的雪，他的怀里抱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女婴，而面前是一张八仙大桌，上面摆满了胭脂、书卷、古琴等东西。女婴白白嫩嫩的小手汇聚了所有人的目光，它扫过胭脂，碰了琴棋，最后握住书卷在手。张父又惊又喜，哈哈大笑：“好，好！古人云

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当今时代,有个才貌双全的女儿才好!”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美貌明慧、从未在学业上输给别人的掌上明珠,有朝一日竟会丢下书卷,试图举起拳头。他心里一阵酸楚一阵疼痛,又有些茫然不解。

恍惚间,窗玻璃上多了一个投影,那个亭亭玉立的身材,和当年的女婴可有几分相像?张先生回过头来,身后站着的正是自己的女儿张若名,游行中坚定跟随周恩来的那个女学生。

张若名头发微乱,面容憔悴,见到父亲后勉强露出微笑,哪里还有半分大家闺秀的模样?简直像个病恹恹的女工。张父的心一阵揪疼,神态上却未有任何变化,冷冷的口气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是怎么回事?”

这问题像是问女儿的,也像是问监狱长的。

监狱长一哆嗦,寻思着究竟该如何措辞,张若名先开了口,摇着头执拗地说:“我没事。”她的嘴唇苍白,脸颊也丝毫没有血色。张父神情虽淡然,眼眸中却无法掩饰地流露出舐犊之情。

“这还叫做没事!”张父严厉地瞪了她一眼,转头向监狱长问道,“有燕窝没有?鸡汤也行,赶快!”

监狱长愕然挠头,这地方要怎么找这些大小姐吃的东西?

张若名疲惫地轻声道:“爸,我不吃。”她还是那样令人心疼的执拗,就像小时候不给她买中意的玩具时,她撒娇赌气绝食的样子。张父心里那个天真可爱的稚女的影子不停摇晃,终于同眼前这个亭亭玉立的少女重合到一起。可是她现在心中所思所想、所爱所恨,他已经猜不透也读不懂了。

张父叹了口气,声音却丝毫未软:“这个时候可由不得你!我——让他们多放糖。”

张若名舔了舔发干的嘴唇,镇静地说:“我们在绝食。”

张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愕然的目光转向监狱长。监狱长急忙辩解,自从张父介入后,他不仅监狱伙食一餐不落,更给张若名单独开了小灶,谁知张大小姐一概不理,惹烦了索性赏给其他穷苦囚犯,自己饿得面黄肌瘦,却博得了众囚的一致拥护。这让他如何是好?总不能扒开嘴强行喂饭吧。

张父终于明白事情比自己想象得要更为严重。他渐渐平静下来,知道需要和女儿私下沟通一下。监狱长早就不想待在这里为难,带上门离开。

屋里剩下父女二人。张父恨女不成器的心意完全写在脸上,青天白日之下,张家大小姐带头钻门,冲击督军大院,现在还搞绝食,简直丢尽了张家列祖列宗的脸!要是在旧时代,当父亲的早就一巴掌劈面打下去,斥责儿女的忤逆之罪了。他从小把女儿当男孩子养,让她念书,接受西式教育,万万没想到竟然换来今天的结局。

张若名浑然不觉父亲的心思,振振有词地辩说道:“是他们擅自扣押爱国学生!学生号召抵制日货有什么罪?”

“有没有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没用!抵制日货多少年了?日本越来越强,中国越来越弱!要爱国,就办实业、做实事,做出中国产品来,到国际上超过日货!不是学生不读书,工人不做工,都上街和警察打架。再这样打下去,国家亡得更快!”

张父对养育女儿有着先进的见解,对时事又何尝没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但他一直认为,对国家,心急也好、发愁也好,做实事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种保守姿态,偏偏是张若名最不赞成的。她连连摇头,朗朗地反驳父亲:“曹汝霖、章宗祥书读得少吗?他们只会卖国条约上签字!李鸿章的北洋舰队还不够大吗?一仗就被人打没了!这就是你们说的读书救国、实业救国的好例子?中国想不亡国,就要全民动员,全体起来,彻底革命!”

最后一句话,让张父像火烧眉毛一般惊到了:一个女孩子家,不学学三从四德、不遵守闺房规范也罢了,乱讲什么革命!以前她参加那些运动,自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现在在这事,要掉脑袋的!革命这吃人的词,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

张若名美丽的脸上荡漾开了一抹笑容,目光远远地投向窗外:“如果都怕掉脑袋,宣统皇帝现在还在位置上。如果不是辛亥革命不彻底,北洋政府也不至于如此卖国。”

张父半晌无语,感到自己和女儿之间不知何时已出现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再也跨不过去了。这些年轻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危险地踩着钢丝在跑步!

他握紧拳头,心里从惊怒渐渐变为迟疑,最终化为感慨:“三日不见,刮目相看,你快变成秋瑾了……女英雄,你先跟我回去,一切明天再说吧。”

张若名看着窗外的雪,听到父亲的声音忽然变得柔软,收回目光,不禁心里一酸:这个锦衣玉食的老爷,大冬夜不在家睡觉,跑到监狱里来,还不是为了自己么?她的口气不再倔强,态度却依然坚定:“我不走。”见张父又是一急,补充道,“要走一起走,我不是一个人进来的!”

张父觉得这话有几分耳熟,想起监狱外头遇到的那个女孩邓颖超,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她们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同伴。张父追随张若名的目光看向窗外,飘雪已经在地面积了薄薄的一层,月亮已经高高升起,水银般的月光下,出现了十几个人。

那是放风的空地,戴着镣铐的囚犯们围着一个演讲者。那人体瘦但不显得病弱,威严但同时亲切,无论在怎样糟糕的情况下,都有泰然自若的气派。他正是周恩来。

周恩来慷慨激情的演讲,吸引了众囚的注意力,使得狱警都忘了职责。仔细看来,人群中还有邓颖超和李锡绵,她们果然溜进来,并且在这里找到了周恩来。

张父回看张若名,憔悴的面容中带着幸福的笑容,顿时恍然大悟:“他就是伍豪,就是周恩来,你们一起参加的秘密结社。”张若名这才意识到,父亲什么都知道了。

秘密社团,说的是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中二十余名青年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成立于去年秋天。为了隐蔽身份,其中成员对外废除姓名,用抓阄的方式决定各自的代号。周恩来是5号,于是化名“伍豪”;张若名是36号,即为“山榴”;邓颖超1号,就叫“逸豪”……在这个小小的团体中,大家聆听学者演讲、讨论社会问题、解放传统思想,既深

深滋润了各人的灵魂，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但没想到的是，1920年初的这场事关中日的斗争，核心成员纷纷入狱，对觉悟社不亚于一个重大的打击。

张若名听出了父亲有弦外之音，说道：“爸爸，我也不瞒你，觉悟社远不止有我、伍豪，一共二十来人呢。”

张父霍然站了起来，望着女儿痛心之极：“你呀，你……自小我就告诫你要多读好书，少交朋友，你到底还是没听我的！弃书不念，有学不上，混迹于三教九流、男男女女，败坏门风，怎么得了！”

张若名十分生气，觉悟社的成员之间有誓言、求进步、不涉私情，怎么能让人随意亵渎！张父看了周恩来一眼，知女莫若父，有些心思，他早就明白了：“我不信，青年男女厮混在一起，不出事才怪。”

张若名微微红了脸，颤抖着声音说：“你爱信不信，出事的只会是你们这些假道学，满口仁义道德……姨太太一娶好几房！”

“放肆！”张父恼羞成怒，重重地拍着桌子。没错，他有几房太太，还生了几个孩子，可是他最疼的是谁？难道不是眼前这个女儿吗？！“若名，今天只要我放一句话，你就永远见不到觉悟社的人！”

张若名震惊不已，但听得窗外有风声和话语声隐隐，屋内是茶具在父亲手里轻轻磕碰的声音，她忽然释然了，脸上仿佛也笼罩了一层圣洁的光辉：“我们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你要敢陷害觉悟社的任何人，我发誓，必定和他们共患难、同生死！”

说完，张若名转身离开了房间，对门外的狱警说：“带我回去。”

屋内，茶盏掉落在地，茶水泼溅了半身。张父目瞪口呆。

窗外的雪地上，监狱长发现了擅自演说的周恩来，好些个枪械装备的狱警一一赶到，周恩来微笑着看在眼里，并没有停下演讲。直到狱警们包围了众人，并吹响了口哨，听众们才如梦初醒。周恩来笑笑，独自走向监狱，余人则被舞动的枪支赶走。

狱警像捉小鸡一样拎起邓颖超和李锡绵，这就要带出去。邓颖超死死地抓着周恩来的衣衫不肯放手：“伍豪，社团……没人啦！我们进来，换你和山榴出去，好不好？”

周恩来轻轻拍拍她的手，安慰道：“换什么？只要有一个人还在，不管是谁，我们的社团就还在。”

邓颖超抽泣着：“可是我算什么呢……”

周恩来笑了：“哭什么？逸豪，你是1号啊！队长大人，怎么能在监狱里吃咸菜呢？”邓颖超被他逗得破涕而笑，慢慢放开了手。周恩来又说道：“放心，我们不是孤军奋战。舆论媒体、人民群众、法律政界，都有人声援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自己！”

人群尽散。时钟走到了凌晨。寂静无声的空地上，雪下得更大了。刚才的脚印依然留在地上，未被覆盖。



转眼,大雪化作了一盈盈绿色的雨水。已经是六月的天气。

张父从外面进来,肩膀上还沾着一片小小的柳叶。

“好久没有闻到新鲜空气的味道了。请问,夏天到了么?”周恩来笑着拂去张父肩头的柳叶,张父点头示谢。两人对坐在探监室的桌子两边。半年的时间,周恩来更瘦了,眼神却依然锐利,张父则新添了几道皱纹。他依然不习惯监狱的味道——那种冰冷潮湿、令人心神慌乱、脏腑欲呕的味道。

“夏天到了,比往年早了整整一个星期。我是张若名的父亲。”

周恩来笑道:“我知道,您陪我们出过庭。”

“你注意到了?”

“半年来,您出现过四次,伯父。”

周恩来每次都能让张父惊叹。他闭目回想,半年来,周恩来每一次的纵横开阖、每一次的针锋相对,无不历历在目。除了女儿之外,他想得最多的就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了。但在之前,他一直避免两人的正面对话,直到今天才决定打破这个规矩,因为是时候做个了断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天最后一次开庭,将判你们无罪释放。”

周恩来并没有露出过度的喜悦,平静地回应:“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一个迟来的但还算是正确的判决,爱国者本无罪。”

张父说:“你的辩论算得上精彩,口才也好。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判决结果是多方面的努力,不单是你和辩护律师的作用。”

周恩来不卑不亢地回应:“我知道,谢谢张伯父的帮忙,也谢谢各界支持我们的朋友。”

周恩来向来是这种攻守兼备的高明姿态。张父微微一笑,推出一包点心给周恩来——既然不必再绝食了,他就考虑周道地带来了点心。谁知周恩来笑着收了起来,说带回去供集体分享:“大家都会念伯父的好。您有话请讲吧。”

什么都瞒不过周恩来的眼睛。张父笑了——这是对周恩来的认可,但笑容一闪即逝——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周恩来是他的敌人。

张父侃侃而谈:“你出生在江苏淮安,祖籍是浙江绍兴。在南开中学读过书,办过剧社。去过日本,在那里组织了新中国学会,反对中日二十一条。今年五月,你赶回来参加反对巴黎和约的学生运动,秘密组织觉悟社,先后密请李大钊、徐谦、包世杰、刘半农、周作人和钱玄同讲课。这次被捕前,你曾私下跑去法租界,见过一个叫谢尔盖·帕烈威的人,他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不只如此,我还看过你写的《警厅拘留记》。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看你每天早上醒来都不知道自己的脑袋在哪里!”

周恩来见这个向来纯粹的商界精英,半年时间却变成了一个警界探子式的人物,不能

不承认他对自己的重视。问知张父是拜托了警察局的朋友、才得到这些信息,他质问,自己的所作所为,犯了什么错,要受到监视和监禁?张父避而不答,在这方面,周恩来的斗争经验太丰富了。他只是问:“我想知道,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当个烈士?”

周恩来装作没听到张父的讽刺,激情澎湃地说道:“也许接下来的打算会让张伯父感到宽心。我们打算去欧洲,去法国!那里是大革命的策源地,有活跃的工人运动,可供学习、考察和了解,寻求救国的道路!”

“你说‘我们’,还有谁?”

当然有周恩来自己,还有郭隆真,也少不了张若名——这才是张父此行的目的。

张父道:“不夸张地说,你是一个百年难遇的人才,我愿意赞助你去欧洲的所有费用……”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会儿,听周恩来的反应。

“谢谢。但恐怕不是无条件的吧?”

“条件是你说服若名留在国内,我希望她在父母身边读完大学。”

周恩来果断摇头,他直言张若名应当选择自己的前途,他们只是觉悟社的同仁关系。

这番回答并非不在张父的预料之中。这是一个怎样的青年啊,他有着明确的人生理想,动人的个性魅力,完美的交涉手段,不要说女子,即便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有几个能不为之倾倒?他不禁想起一首诗来: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是周恩来几年前在去日本的船上写的,在过去,当然算得上反诗了,那么在这个新旧更替的时代,是否真的成为破浪一击呢?

张父忽然意识到自己被周恩来牵着走了,他连忙驱散心中的乱想,按照预先的设想,提出第二个条件:“我再退一步,可以提供你们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在欧洲的全部费用,条件是你们认真读书,拿博士学位回来,不参加其他活动。”

周恩来笑道:“不瞞您说,张伯父已经是第三位提出赞助我留学的人了,开出的条件都一样,恕我概不接受。”

张父当然知道周恩来指的是什么。这次周恩来等人入狱后长达半年的辩护人也是业界数一数二的大律师,他和南开大学校长两人,都愿意以优厚的资金赞助周恩来留学,条件只有一个:将来做自己的女婿。周恩来自然一一婉拒。但那两桩婚约只是长辈的一厢情愿,他们的女儿和周恩来至多不过是相识而已。而张若名呢?她和周恩来是不是称得上志同道合、同生共死?

自己希望张若名和周恩来将来成为一对吗?张父不愿想,也不敢想,他只是说:“我要你保证不让若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至于其他的事情,各尽人事,但凭天命,这很难吗?”

周恩来说:“她是她,我是我,个人的道路应该由个人决定。赞助当然是多多益善,但附加任何条件的金钱,我不要!”

张父默默坐了片刻,突然站起来:“真不可思议!我许你的锦绣前程,多少年轻人梦寐以求,可你却不屑一顾!”

周恩来也站起来,镣铐稳稳地缠在手上,没有发出一丝声音。离开的时候,他忽然回过头来,露出了一贯温和的笑容:“因为我要的,是整个中国的锦绣前程!”

当晚,已是在监狱的最后一夜。周恩来想起半年的时光,就这样忽然而逝。监狱里的日子,他们没有放弃斗争,也没有停止学习。单就他自己,宣讲了多少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啊!其中有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和马克思传记,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还有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这些看似枯燥的东西,却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每次送出消息,说晚上有演讲和讨论,狱友们就都会不约而同地集合起来,听得入神,甚至不在乎延迟睡觉时间。这其中自然有自己的同学,更有大字也不识几个的平民。令他兴奋的是:这些知识不只是理论,它是人们需要的、渴望的、有用的东西!

因此,他要做的,当然是更好地掌握这门学问,并将它付诸实践!

高高的窗口上,一抹月色斜射进来,随着月亮的爬升,光线越来越低,照在周恩来的手上、身上、脸上。他的身边是一篇《别李愚如并示述弟》。

又有一个朋友要离开赴法了,想起白天对张父所说的未来打算,那并非一时间的兴奋,而是很久的念头了。在法国,他能学到他所需要的知识。早在入狱前,他和伙伴们就参加过支持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

那是金秋九月的北平,白天的日头反而比夏天更为晃眼,整个世界都像个明晃晃的镜子,加倍地折射着某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激动。

顺直门的江西会馆人声鼎沸,上挂一条大红条幅:留法勤工俭学筹款演出会。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在此举行筹款义演。北京、保定、上海、广州等城市正式开起留法预备学校的事情早经人奔走相告,但事情的缘起却并不是人人都清楚的。

一战的时候,中国身为参战国却没有足够的兵力支援战争,于是和法国政府签订合同,输出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劳工帮助法兰西进行后方建设。来到法国的华工和全球各地的同胞们一样忍受着生活的艰苦、挣钱的不易,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对于他们来说和美丽风景片一样无关自身。经过华人兄弟的努力,他们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教育,能生活、能给家里写信,辛苦终日之后,总算有人牵挂。看到这种状况,有志之士产生了效仿这类活动、帮助国内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念头。

1916年,在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的推动下,华法教育会在巴黎成立。1917年,国内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及至1919年3月,第一批学生徐悲鸿、蒋碧薇等已经赴法。

对国内政治经济的不满,对美好未来的求索,对艰难困苦的无所畏惧,推动着留学狂潮

风起云涌，这场义演活动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会馆内一片热情，连呼出的气都给场面平添了几分温度，当各色节目逐一结束，浪潮般的掌声响起，演员和嘉宾们纷纷往台上走去。

正可谓名流汇聚。演艺界人士，既有享誉盛名的梅兰芳、姜妙香共演《春香闹学》，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南开大学戏剧社奉上新式话剧《一元钱》。学术界名家，既有因为抗议五四运动政府逮捕学生而愤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位的蔡元培，更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老怪吴稚晖。

蔡元培对身旁的戏曲理论高人齐如山由衷赞美：“到底是梅郎啊，真可谓有声必歌，无动不舞。”

吴稚晖摇头晃脑地大声感慨：“梅郎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枯！六宫粉黛无颜色，桃李依然是奴仆！”

梅兰芳口中连称“谬赞了”，一边对《一元钱》的女主角颇为在意。那人显然注意到梅兰芳的目光，摘去头套，竟然是个俊美潇洒的男青年。梅兰芳又惊又喜：“你叫——”

“周恩来。”男青年笑道，“先生为留法勤工俭学筹款出力，学生不才，但也不甘心束手无为。”

“你是男的？”吴稚晖看着周恩来直瞪眼，“没道理啊！这样貌、这身段，啧啧，了不得，了不得！”他看看周恩来，又看看自己。众人见他本人的尊容，不禁哈哈大笑——那是一副胖大的身材，粗布衣服上点点污渍，两撇灰不溜秋的胡子垂下，还有一两根衔在嘴里。

周恩来和身边的张若名、刘清扬、郭隆真相视而笑。他环视会场，人潮涌动，有的在激情地演讲，有的在兴奋地争辩，有的绘声绘色地说着新闻，这番热情和干劲，可不正是当今时代所需要的！他不禁想到，三天之后，觉悟社就会如约成立，而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成为赴法学生中的一员！

那一边，已经到了致辞的时刻。蔡元培、梅兰芳等人互相礼让，惊动了在说说笑笑的吴稚晖，他看得闹心，嚷道：“我来我来！可受不了你们的酸腐！”

吴稚晖往台前一站，全场都安静了下来：“诸位！我听说！北京有三大闹：山羊、猴子、学生！”

听众都是一愣，将学生和两种动物列在一起，既不妥，又滑稽，且听他怎么把话说下去。

“一个‘五四’运动，打了章宗祥，烧了赵家楼，这可不是闹得痛快嘛！”

听众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纷纷笑赞。

吴稚晖逸兴遄飞、手舞足蹈，天南地北地评论开来。“中国人做事向来不痛快，心里想做的，每每不敢去做。这次却终于解恨解气！学生够天真，喜欢时便大笑，悲伤时便大哭，窝火时便大怒！”他说道，“我吴老头是没赶上，若赶上我在场，也捶他姓章的两拳，赵家楼添一把火，谁叫你卖国！”

台下顿时有人起立，鼓掌叫好。

蔡元培却拉住他悄声耳语：“稚晖兄，讲勤工俭学的事，别扯远了。”

吴稚晖也不看他一眼，蔡元培这人什么都好，就是总想得到一个正牌身份然后再干事的态度令人讨厌。干事情，怎么不能干？干吗非得和官方打交道？在他看来，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英明之极、聪明之极！他信口开河道：“做官的没有好人，所以我吴稚晖一辈子不做官，也不准我儿子孙子做官。谁敢做官，就不让他做我儿子。”

台下的人笑得直打跌，吴稚晖趁热打铁，说起自己当年讨袁不成，跑到英国和黑人混在一起，粗衣恶食的重重经历。他都能，学生们凭什么不能？得罪了中国这些无良杂军，就出国去；如果外国政府也欺负人，就重展五四雄风，把高鼻子蓝眼睛的官也拿来打一打，看看他们的皮肉，是不是比章宗祥还贱！

观众再次起立鼓掌，吴稚晖讲得兴奋，突然只觉得腰上一空，下身一股凉意，台下一片哄笑，原来竟是他裤子松动，掉下来。顿时男人无不前仰后合，女人都笑着侧过脸去。蔡元培等人帮他挡也不是、不挡也不是。谁知吴老怪面不改色，提起裤子扎紧腰带：“这好笑么？君子坦荡荡，都是爹妈生的！你们笑，是低级趣味。没关系，愿意笑就笑吧，我舍五尺之躯陪君子，只要你们多捐钱给学生，让多一些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我脱光给你们看都可以！”

台上台下笑倒一片，银元投入募款箱的声音，密集如雨。

清冷的月光下，想起去年的火热情景，周恩来感到浑身燥热、兴奋至极。他提笔疾书，就在送行文的纸背，一首诗流泻而下：

到那里，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炼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验。
三个月后，马赛海岸，
我或者能把你看。